

离歌

天弈◎著

【第一季】

重帷香，素手烟花旧烛影，你说如是，我说如是。
凭栏审玉，云袖拈雪，平生俩俩，回头我闻。

你之王朝，
我自阡陌中哭笑逍遥，
但聊帝王家的重帷缠绵，
只说「轮回中，心若动，已千年」。
如诗如梦的穿越经典，
温婉轻盈的不羁清狂。
至情至性，
旧朝风月也难掩卿之聚散浮生。

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宫·离歌/天弈著. —西安: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7.10

ISBN 978-7-5613-3871-1

I.宫... II.天... III.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53449 号

图书代号:SK7N0983

责任编辑: 周 宏

封面设计: 门乃婷

版型设计: 祝志霞

出版发行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(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)

邮 编: 710062

印 刷: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印 张: 16

字 数: 215 千字

版 次: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613-3871-1

定 价: 25.00 元

注: 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

一、尘世烟

——我不知道风

是在哪一个方向吹

——我是在梦中

在梦的轻波里依洄。

——徐志摩《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》

我叫韶眉，朋友们都叫我草莓。喜欢我的人，说我像草莓，娇艳欲滴；不喜欢我的人，说我金玉其外。当然，我并不苛求每个人都喜欢我，因为我深知自己并不是个完美的人，冲动、尖刻、口无遮拦都是我致命的弱点，它们就像恶魔一般时时纠缠着我。好在我性格中大大咧咧的成分比较多，因而在二十二年的人生历练中，能够持之以恒做一个快乐的人。

我的养母韶萱是个不折不扣台湾美女，十几年前移居北京后便收养了我。她很美，白皙的皮肤，没有一点儿岁月的痕迹，嘴唇总是呈现出异常柔美的弧度，只是眼睛里总有很多我读不懂的东西，仿佛这里面承载了她一切的回忆与哀愁！

二十多年来，我们一直相依为命。妈妈那口台湾腔的普通话很是腻人，比起我那抑扬顿挫的京片子似乎多了几分阴柔，也许这种口音正适合她这种优雅的气质美人！她是学国文出身，我的启蒙教育自然

少不了古文、书法，开始觉得无聊之极，之后渐渐揣摩出一点意味来，只是性格使然，铭记在心的只是些放浪不羁的词句，读《史记》“张良进履”的典故，记住的却只是“欲殴之”三字而已。妈妈很无奈，我永远不是她心目中的淑女，超强的占有欲，懒得掩饰自己自私的爪子，甚至有些暴力倾向……

只是这无忧无虑的快乐竟是尘世间最易蹉跎的，我仅拥有了二十年，它便随妈妈的离开顷刻散尽。她留下的只言片语只嘱我小心珍藏一枚温玉，这玉虽是难得的灵秀，却妙在纹理，细看之下竟似个“眉”字，只是不知与我名中那个相同的字究竟渊源几许。从前问过，妈妈必定笑而不答，几年过后便见怪不怪了，想来这“巧合”二字大抵可做解释，至少避免陷入“鸡生蛋，蛋生鸡”的混沌中。而如今这玉再被提起，却有几分蹊跷，妈妈的留言又似有所暗示，真幻难辨，末了几句“拈花有意风中去，浅笑无语须菩提。念念有生灭四相，弹指刹那几轮回。轮回中，心若一动，便已千年”。仿佛时间已被割裂，无数的悔，无数的擦身而过，无数的等待，无数的轮回，一转眼便化作尘世烟，却忘也忘不了，醉了还欲醉……

我将温玉捧在鼻下，想及从前种种，不觉垂下泪来，深深吸口气，顿感香气拘人，如魔如咒，忽觉困意来袭，朦胧中，只看到那片纸飘然而逝……

二、梦花酣

重帏深下莫愁堂，卧后清宵细细长。
神女生涯原是梦，小姑居处本无郎。
风波不信菱枝弱，月露谁教桂叶香？
直道相思了无益，未妨惆怅是清狂。

——李商隐《无题》

南柯梦醒，恍若隔世。

四周只是昏暗，余霞将天畔浸成一片血红，映照进屋子却带了几分灰，我轻轻挪了挪身子，立时便觉得这床并非自己睡惯的，坚硬而冰冷，斗室散发着淡淡熏香。不远处赫然立着神龛，至于是哪位菩萨我一无所知，只觉同从前见过的大为不同，清拔而有古气，素色神幔低垂，素色蒲团，连同渐渐升起的弯月也是素色的……

我慢慢翻身下床，直觉得通体骨节酸软，仿佛随时都会散了一般。蹒跚着行到窗前，暖风一熏，反觉神气清爽，试着伸了伸腰身，竟轻快不少。窗外碧草如丝，杂树红英，几星萤火优游来去，想必是梦中的清逸恬淡之所。

我正欲挽起袖管，却见这袖子不同于以往，似乎宽大不少，低头一看，不觉大惊，这身装扮仿佛只在电影中见过，雪白的中衣，宽大的裤子，若说二十一世纪流行怀旧，这怀旧的蝴蝶结打得也太张扬了

些，这里的一切如同轮回的符号，充斥着梦的迷乱。顺手一抚，发丝柔滑如缎，却不见了从前蓬松的波浪卷，不禁大呼可惜，侧眸一看，那神龛旁正立着一面铜镜，我即刻来了兴致，心道：“即便这是照妖镜，也要借来用上一用。”于是便凑将上去，镜子里亭亭玉立的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女子。秀眉凝腮，凤眼含情，鼻挺而娇翘，唇丰而纤巧，尽管面色稍嫌苍白，却另有一番美态。身上的衣服虽不贴身，仍能把苗条的身段勾勒出来，微微垂首，露出天鹅般长长的颈项，腰身纤细，胸部却成熟丰满。我端目凝望着镜中人，不由看得痴了，暗自思忖：“之前的美实诚有余，如今——却胜在内敛神秘。”

我轻轻叹口气，分不清是梦是幻，只觉得淡紫的烟雾暗暗浮起，耳畔隐隐传来步声，空气仿佛顷刻灵动起来，竟让人有一瞬的失重感。我怔在原地，缓缓闭上眼，只觉得这场景熟悉之极，却又忆不起任何细节。待再睁眼时，眼前早立着个人，那人不着长衫，却是一袭雪白的贴身布袍，前髻后发，发髻乌亮如漆，形神内蕴，细看却带几许雨般的忧郁。我脑中找不到合适的词汇，只觉得面前这人，儒雅而锋利，庄重而淡定，确是个长身玉立的清朝俊彦，只是神情却有几分心不在焉，目光略含凝滞。我侧头看看天色，夜色正浓，不觉暗自疑惑这人披月而来究竟是梦是真？

只见他怔怔地打量我半晌，说道：“周之梦为蝴蝶欤，蝴蝶之梦为周欤？”

我轻摇着头，自语道：“本想找个明白人问一问，没成想却来了个更糊涂的。”

“若是梦，却是个难得的解脱。”他轻启唇角，眸中蒙上一层淡雾。

我呵呵一笑，转身委坐在蒲团上，心想：“听这人说话的口气倒有几分像从前妈妈找来教国文的台湾老先生，幸而我自小耳濡目染，以这种方式交流却也难不到我。”便道：“我即是庄生梦到的蝴蝶，不过却无甚法力，千万莫要嫌弃才是！”

“无法力便无修为之欲，无欲便无束，倒也清闲。佛曰：爱别离，怨

憎会，撒手西归，全无是类。不过是满眼空花，一片虚幻。”

听他似乎将我信口胡诌之语当了真，暗感好笑，继续道：“问曰：如何能静？如何能常？佛曰：寻找自我。问曰：世间为何多苦恼？佛曰：只因不识自我。”

他微微一笑，沉吟良久，叹道：“人为何而活？寻根。何谓之根？不可说。想我大清即便东庭易主，我做了皇帝，万人之上，便当真是我所欲，寻到了根么？”

“大清？皇帝？”我心下一凛，定定盯住他那身衣饰怔了半晌，一阵齿冷，倒宁愿相信眼前的一切只是梦境，不禁自语道：“幸好是梦，幸好是梦……”

他眉头一挑，笑道：“这人间的俗事便只在梦中才可不知不理，万事皆缘，你我总不能枉费天意，白白相识一场。”

“如何才算得相识一场？”我将头深埋在掌中，抑制不住地颤抖，声音也飘忽起来，“我可不想知道这是哪儿，又是何年何月……”

“我何尝不是？”他悄然坐在我身侧，凝神看着我的脸，“我们见过么？”

我抬头看他，愕然摇头，心中也是好生奇怪：“恐怕只是面善而已。”

他“哦”一声，又问：“你信佛么？”

“‘守法朝朝忧闷，强梁夜夜欢歌。损人利己骑马骡，正直公平挨饿。修桥补路瞎眼，杀人放火儿多。我到西天问我佛，佛说——我也没辙。’”他眉眼含笑，饶有兴味一般，却不言语。我见他这副神情，心中莫名一阵温暖，朝他一笑，故意放慢语速，续道：“可惜这话不是我说的，只是无意中听到，觉得好笑便记下了。”

“这说话之人颇有胆识，若是平常人必定不敢这般大不敬。”

“我倒觉得有几分道理，有道是求人不如求己，这人世间的事，佛动辄便曰‘不可说’。这佛道灵异之事信也无妨，却万万迷信不得。”

正话间，窗子被风一带，重重叩到框上，斗室顿时闷热起来。我

正想起身推窗，却被他拖到地上的衣襟拌了个趔趄，慌乱中幸被一双大手扶了一把。那手干燥温暖，竟让人万分不舍，只想紧紧地抓紧它，恍惚间我只觉眼前紫气弥散，口鼻被熏得微酸，头脑迷乱，周遭物事渐渐淡去，徒有顶上一方空白急速旋转。那手已被我握得关节微微泛白，我慌忙解去力道，只是怔怔地盯着他簇新的袖口，心中仿佛藏了一面鼓，那手便是鼓槌，一下下撼动着胸膛。我的手微微一颤，无力地轻轻垂下，转身去推窗子，眼中明明有了湿意，却不敢回头。慢慢踱到窗前信手一推，晚风扑面，伴着丝丝潮热，背脊也似被暖意包裹一般，毛孔隐隐发烫，渐渐刺透心脏……我闭上双眼，竟觉一夕幻梦俨然如真，身子不知何时已轻轻靠在那人怀中，映入眼帘的只有那修长的手指……

“庄生梦到蝴蝶也好，蝴蝶梦到庄生也罢，我定会记得今晚认得了你……”

三、魔镇之变

多情却似总无情，惟觉樽前笑不成。

蜡烛有心还惜别，替人垂泪到天明。

——杜牧《赠别》

耳畔脚步轻缓，像是刻意压低一般。我翻手揉了揉双眼，肿胀之感登时消了大半，四下一扫，神龛、神幔、蒲团、木窗一同挤进视野。我脸上裹着黑纱，在这般炎热的时节，如同加了一层漆皮，呼出的热气登时反扑到面颊上，倍感潮闷。

我“腾”地坐起身，却见一小童疾奔过来，面如满月，唇红齿白，服色甚古怪，细看之下，确是个小太监无疑。只见他喜中含悲，神情复杂之至，颤声说：“眉姐姐，你总算醒啦！”

“你是？”

“眉姐姐，你的病……”

他边叹气边摇头，十七八岁年纪却有难得的老成。他警觉地四下张望一番，看罢立即起身将门窗锁紧，才回身凑过来：“姐姐不记得小林子不要紧，凭你我从前的交情，就算有天大的事，小林子也要冒死说出来，保得姐姐性命周全。”

我心头大震，只觉五雷轰顶。保我性命周全？莫非此时此地我便有性命之忧？而这又是何时何地？公元 2007 年亦或……过去的时

在何处消失，今天的时间又从何时开始？

小林子见我神色迟滞，催促道：“眉姐姐，这不是发愣的时候，趁现在没人，你还是赶紧走吧，能逃到多远就多远，纵然天塌下来还有我顶着。”

说罢，他在身上摸了摸，掏出几块碎银子，便要往我手里塞：“姐姐若是不嫌少，就留着路上做盘缠吧，以后……以后小林子怕是用不上了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我喉中一哽，鼻尖暗暗发酸，心中又是惊惧，又是疑虑。不过两日，周遭的变化已是天翻地覆，若这般稀里糊涂地逃了，亡命天涯尚不知何故，连带祸及他人，这一生岂能心安理得？纵然我一向贪生怕死，甚而时常做些损人利己的勾当，但对面前这愿以死相护的小童，却决计狠不下心来。事以至此，逃命总不是办法，即便当真性命不保，或许还能回到原来的地方，权当这里的一切只是场噩梦罢了。

小林子见我半晌未吭声，目光凝滞，以为我早已吓破了胆，拉起我便往门口拽，我一使力，挣脱他的手，坐回床榻。他怔怔地回头望我，神情茫然，似乎要问我为何辜负了他一片良苦之心。

我紧咬嘴唇，一字一顿道：“纵然今日死了，也要死得明白，若是逃，天下之大，怕也未必有我容身之所，还要连累你无关牵连，叫我于心何忍？小林子，你若当我是两肋插刀的朋友，便将今日之事的前因后果——道来，这究竟是何时何地，我是谁，为何落得这般田地？若是被我想到了防身之法，你我都可得周全，若不行，也叫我死个明白，于我也未必是坏事！”

“姐姐，你一直心疼小林子，小林子记在心里，可……”

听到此，我甚是感动，小林子义气干云，危急之际甘心冒险救我性命，即便当真难逃此劫，这一生一世也算活得值了，立时将心一横：“我心意已决，再劝无用，还望你成全。如今看来，情势非你我所能驾驭，还是长话短说，缓则生变。”

小林子脸色煞白，嘴唇动了动，似心有不甘，见我神色凝重，于是长叹口气，道：“姐姐，如今已是康熙四十九年，你本是雍亲王府的丫头，姓展，单名一个眉字。我只知你同我一样，都是身世凄苦之人，只有个叔叔，却是个赌鬼。初来王府之时，你脸上生得一块胎记，色暗且皱，平日你怕丑，总是将半边头发垂下遮挡，即便如此，别人还是敬而远之。我却知你心肠极好，不知为何，你我相处得便如亲姐弟一般……”

听及他这般说我的容貌，我心下甚疑，想起昨晚似乎还照过镜子，却无甚异常，下意识地便往铜镜的所在一瞥，却听他继续道：“眉姐姐别急，听我把话说完——一年之前，你脸上的胎记不知何故开始溃烂，本以为敷上几剂草药便可痊愈，不料病情甚重，既而身子日衰，渐渐卧床不起，因脸上的胎记见不得光，成日以黑纱遮面，时至今日已整整一年了。不料恰在半月前，年主子生了疾病，遍访名医总不见好，于是府中遂有流传有妖孽作祟。三日前，来了个叫凌虚的道士，嫡福晋念他有些法力，便留他在府中住下，将年主子的病说与他听，问可有破解之法。这道士听罢一言不发，只是在府中闲转，走到姐姐房前，见夏日炎炎门窗紧闭，甚为奇怪，便走近房门，只推开一小缝，立时后退数步，说此房妖气甚重，幸而发现及时，尚可除之，只是须等三日之后，待妖气稍弱时方可开坛做法。然妖气早已附进血肉之躯，除妖便要除人，法事必定要见血，而女子阴气甚重，恐为妖气所伤，连福晋等一千主子也须得回避。福晋见那老道说得真切，也顾不得许多，立时定在三日后开坛作法，依那老道吩咐，命人将你抬到神龕前暂且镇住妖气，房中点上从老道处求得的熏香以备不测，直等三日后放血祭神，除得妖孽。只是我万万不信这番胡说，姐姐待人温厚，一身正气，妖孽避之不及，岂可被妖物附体？”

小林子说得神情激奋，我却心中一凛，毛发兀立，万没料到自己一朝梦醒穿越百年既而沦为妖孽，性命堪忧，下意识便吟出了妈妈离开时留下的句子：“拈花有意风中去，浅笑无语须菩提。念念有生灭四

相，弹指刹间几轮回。轮回中，心若一动，便已千年。”如今这句中之意我已参透几分，只是太晚了些……“小林子，你可知道这道士是何来头？”我愣了片刻，立即收了心神，轻声问道。

小林子微皱了眉头，答得不甚肯定：“听说是八爷府里的……”

“八爷？！”

我暗自一惊，想到如今正值康熙年间，阿哥党争，杀机四伏，此人不清自来，绝非表面这般简单。过得片刻，才强自镇定下来，顿觉此事并非全无转圜余地，却要步步小心，不可逞匹夫之勇，更不可道破此人来意，还要揭穿迷局以保全性命，看来还须得好一番计较。

小林子见我噤声不语，唇瓣轻嚅，我心中一动，缓声安慰道：“小林子，你若信我，容我想个保命的计策……”

“姐姐还须尽早，明日便是三日之限了！”

他眼含秋水，似想再说几句安慰之辞，语气神情却如诀别一般，不得不背身而立。

我点点头，沉吟道：“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死生明日必见分晓。”

入夜，有紫雾。

明烛摇影，神龛前的兽形香炉通体饰碧色珥琅，顶部燃着熏香，紫气丝丝袅袅。或许我闻不惯这香气，一整日总觉头脑昏胀，难以集中心智，若非在节骨眼儿上不敢稍有差池，恐怕早难支撑恹恹欲睡了。幸而这斗室早已是人人躲之不及之所，尚算得清静，白天几番思量，筹谋的脱身之计虽无十足把握，却不得不冒险一试，纵有一成胜算，也胜过坐以待毙。想及此处，心中便释然几分，渐渐有了困意……

“嗖”一阵凉风，我不禁打了个冷战，睡意立时去掉大半，张开眼只见自己正被一道狭长的阴影笼着。我顿时毛发倒竖，却不敢呼喊出声，只觉喉咙一阵发紧，下意识地将身子向里缩。窗外月黑风高，凭直觉那团黑影似乎又靠近了一步，我深吸口气，万没料到明日之期还未到，便要抉择生死，更可悲的是这生杀予夺的权力不在自己手中，

或生或死均要假手他人。我此时仿佛感觉不到恐惧，只有一腔怨怒在胸中盘郁，不由自主地缓缓起身，迎着那团阴影走去，陡然伸出双手发疯般乱抓。

“嘶……”

我心下一惊，感到这声音熟悉之极，双手登时僵在半空。一股大力陡然袭来，死死握住我的手臂，我惊得痛叫一声，轻轻抬了头，便感到一缕熟悉的气息侵入鼻腔，心中之气莫名消了大半。待眸子全然适应黑暗才辨清身前正立着个人，身形颀长，雪白短衫，一如昨晚。我立时意识到那温暖的怀抱和修长的手指竟不是幻觉，心神一荡，面颊阵阵发烫。

他匿在暗处，腮边一道血印清晰可见，想来应是刚才被我所伤。我心下颇为歉疚，转念一想，自己也被吓得可不轻，人吓人果真吓死人，这事却也不能全怪在我头上。本想先赔个不是，再解释一番，岂料抬眼看时，却见他眼睫低垂，形神木讷，如同梦游一般，昨晚只当是梦，并未在意，如今细看之下才感蹊跷。

我轻掰开他的手，扶他坐下，他的呼吸均匀，若非半张着双眼，似是清梦甚愜。此时香炉熏香早已燃尽，我起身将窗子大开，月如明镜新磨，清风入室，倒比白日更令人神清气爽。我回眸怔怔盯着那一炉香屑，心念一闪，踱到香炉前，捏起一撮沉屑在手中碾开，蓦地想起小林子无意中提到这熏香是从神棍凌虚处求得的，隐隐觉得这东西大有文章。这一日头脑胀痛，轻则萎靡不振，重则昏睡不醒，极可能是由它所致，只可惜尚无佐证，纯属臆断而已，却也不得不防。

沉吟间，陡然听到一声响动，定睛一看，那人已起身，双目炯炯，正环顾四周，神情疑惑，像是完全醒了，见我也在室中，便朗声问道：“我怎会在这儿？”

我一时语塞，对这般颐指气使的作派颇为不满，便胡乱答道：“自然是您自己来的，难不成是我将您背来的？我便是有贼胆、有贼心，也欠把子贼力气不是？”

他凝神看我，咕哝道：“你是……”话说了半句却再无下文，既不抽身离去，也不将后半句话说完，只是双眉微轩，像凝固一般。

我猜他定是知晓了我的身份，却不似常人一般惊惶失措生怕沾染了晦气。我心中一暖，叹道：“老天爷何其不仁，再过几个时辰我便不知生死了，我虽被他老人家算计了，却偏不信他，倒要看看到底谁是赢家！”

“守法朝朝忧闷，强梁夜夜欢歌。损人利己骑马骡，正直公平挨饿。修桥补路瞎眼，杀人放火儿多。我到西天问我佛，佛说——我也没辙。怕是这老天爷和佛一样，遇到你这般天地鬼神浑然不惧之人也是一句‘不可说’。”

我一惊，没料道他还记得我昨晚的信口开河之语，不禁有些脸红，顺口问道：“这梦中之事你为何还没忘了？”

他唇角微翕，淡声说：“你全然记得，为何偏生要我忘了。”说着信手一抚颊上的抓痕，眸光一闪，“该记得的我从不健忘。”

“这也怨不得我，你若想报在我身上，还望趁早，过了这几个时辰，说不定便无此良机了”

我转头看看天色，心知已快天亮，又是一阵战栗，喉中忽感哽咽，只觉自己轻如空气，如今命悬一线，在这个时空，已然没有了过去，或许连未来也不会有。心中堆积的恸切愈积愈多，却像个赌气的孩子，执拗地不愿滴下泪来，忿忿道：“若我侥幸闯过鬼门关，日后也定会念你的好！”

他见我这般言语，非但不恼不愠，语气中反多了几分怜惜：“你这般没良心倒是出我所料，不过有我在，定会倾力相护，你大可放心。”

我忽然感到一股暖意自脚底慢慢升起，胸膛间温情涌动，渐渐漫上眼眶，化而为水，点点滴滴，沾湿了腮边的发丝。他的手轻抚着我的背，这份宠辱不惊的淡定连同刚才那句承诺让我渐渐平静下来。我怔怔地望着他的肩膀，蓦然有种冲动——想靠一靠……

“我是个愚鲁之人，虽掂量不出你此话的含义，却也知‘倾力相

护’这四个字的分量，纵然真被小鬼勾了魂去，也会记得你这份心思，刚刚说不记你的人情，却是气话。”

他沉声一笑，道：“只盼你莫逞了一时血气之勇。”

话未说完，他人已踱到了室外。我倚窗而立，胸中似被贯注了真气，凝望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，仿佛过往与生死都不再重要，唯有那句太重或太轻的承诺曾经真实地许给我……

天方大亮，各色人物鱼贯而入，果真如小林子所说其中竟无一个女人。这一千人等各执其事，手脚麻利地准备物事，面色甚是凝重，不足半个时辰，周遭便又安静下来。稍待片刻，一个青衣道童提步进屋，小心翼翼地捧着只狭长的暗红铁匣。只见他轻轻用袖子掸了掸浮尘，将其放在神案上，走了两步，又回头看了看，这才放心退出屋子。依那道童审慎的神色和匣子的形状推测，应是宝剑之类的“神器”，只是用在我身上，却是屈才了。

“师父。”

门口脚步声起，一阵嘈杂之声入耳。我深吸口气，调匀了呼吸，想到生死一搏胜败立现，竟隐隐有些激动，心愈跳愈快。那道人行到门口，并未进屋，垂手立在一侧，语气甚恭，道：“四爷请。”

四爷？！我悚然一惊，立时意识到此地是雍亲王府，设坛除祟本是亲王家事，亲王驾临也是理所应当。只是我生性酷爱猎奇，心中又是一阵慌乱，不住地向外瞥，非要亲眼见一见传说中的雍正帝不可。无奈我被陈列的所在只可瞥见双皂黑靴子和一袭蓝衣下摆，只得暂时按捺住好奇，乖乖闭了眼，心中只盼那位四爷一开金口，无论如何也要我的耳朵满足一番。岂料耳朵白白竖了半晌，却未收获只言片语，只得先败下阵来，忍不住叹了口气。

我静躺半个多时辰，周遭依旧鸦雀无声，仿佛在比拼耐性一般。我心道：“这是要慢刀子割肉，将人活活折磨死不成？”

正思忖间，陡感一双手抚在我的脖颈上，渐渐下移，却在胸前停

住，不住在胸口摩挲。我喉头一阵发紧，似要呕吐一般，心下怒极，再难隐忍不语，“腾”地起身，张开眼，一把抓住那双手，恨恨掷到一旁，反手便是一掌。那人只消将头稍低便可轻易避过，但一时猝不及防，“啪”的一声，重呼到左颊上。定睛细看之下，今早那小道童正捂住脸颊，神色大为惊骇，见我突然起身怒目而视，竟吓得倒退两步。

我一把扯去蒙在脸上的黑纱，眸中炽热，眼底深埋的血管仿佛要随时爆裂一般，睨了道童一眼，转头盯住凌虚老道，厉声斥道：“小淫贼这般下作是谁教的？”

“妖孽哪里逃！”凌虚银须微颤，一眨眼工夫手中已多了柄长剑，手背青筋毕现，寒光一闪，直取小腹。我心下一惊，下意识向后退，忽听“当啷”一声，那柄长剑却应声落地。

“四爷，你……”那老道神色立变，面色如灰。

我循着老道的目光回身一望，也惊得立时后退两步，发根倒竖。